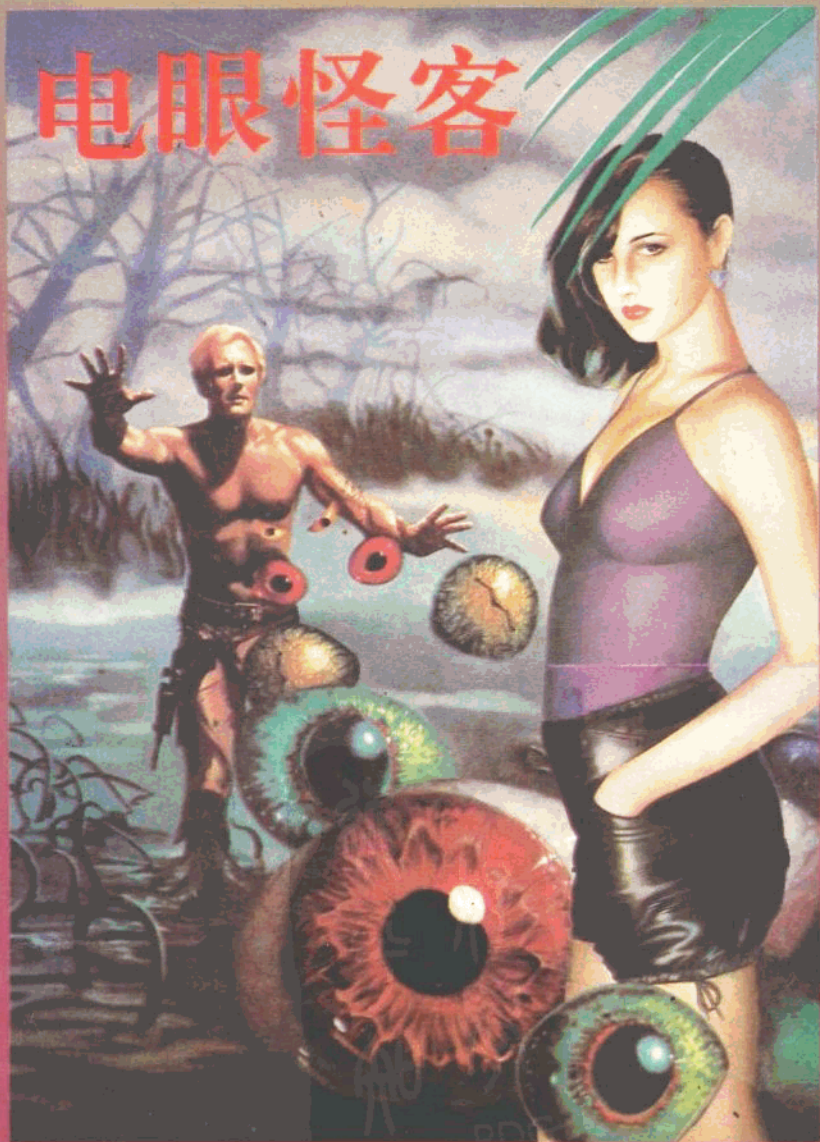


港台榜首畅销书倪匡科幻小说

电眼怪客



目 录

死亡织锦	(1)
电眼怪客	(116)

死亡织锦

天气渐渐热了，海滩上游泳的人多了起来，穆秀珍可以说是最早试泳的人，她生性好动，一切运动，她都喜欢，而她生平最不愿意光顾的地方，便是图书馆和博物院。在图书馆中，必需保持肃静，而在博物院中，似乎也不能大叫大嚷，这是和穆秀珍的性格绝对不合的，所以她几乎未曾去过这两处地方。

然而，这一次她却自动地来了。

事情可以说是由于她和“红衫俱乐部”的匪徒作战得胜而引起的。

自从著名匪党“红衫俱乐部”的头子马里坦再度被捕入狱之后，警方内部进行了大整顿，肃清了许多不良的份子。

而“红衫俱乐部”向东方发展的计划，当然也受到了阻碍，不但如此，由于马里坦和屈莱两人的落网，“红衫俱乐部”群龙无首，在西方的活动能力，也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，由各国警方联合组成，对付“红衫俱乐部”的联合组织，奖给了木兰花、穆秀珍和高翔三人，以一笔相当数量的奖金。

这是他们三人所意想不到的，他们将这笔钱分成了两份，一份捐给了本市的图书馆，另一份，则赠给了本市的博物院。

而本市警方则提出了一笔奖金，在他们原来住处的附近，

购下了一幢小洋房送给她们，作为她们被“红衫俱乐部”炸毁的住所赔偿。

这一笔奖金，本来是他们三人出生入死所换来的，可以说是他们三人应该得的报酬，但是他们却一点也不保留地捐给了和公众有关连的事业，这使得本市报章，对他们争相称誉，东方三侠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“侠”，绝不是虚传的。

就是为了送这两笔捐款，穆秀珍那天一早，便到了图书馆中，在馆长的感激声中，她递上了支票，又在馆长的引导之下，参观了全馆的藏书。

那一个多小时，穆秀珍憋住了气，不能大声言知，当真比坐监狱还惨，好不容易“逃”了出来，又驱车来到了博物院的面前。

本市的博物院，是一幢十分古老的英国式建筑，正门有七八级石阶和几条粗可合抱的大柱。穆秀珍的车子才一停下，博物院院长已领着职员迎了上来。穆秀珍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，她可能又要“受罪”了！她跨下了车子，接受记者的拍照。

然后，她被介绍与院长，著名的考古学家张伯谦博士相识。张博士年过花甲，但是精神奕奕，就在几年前，他还曾经在南太平洋的柯克岛上，考证过岛上巨大的神秘石雕头像的来历，他所写的几篇论文，都是考古学上的经典之作。

接下来的便是握手。签名，种种仪式，穆秀珍已经被弄得头昏脑胀了，好不容易，一切都妥当了，博物院的两个高级职员道：“穆小姐，请你参观一下本院的收藏，我们将觉得无上的荣耀。”

“我的妈呀！”穆秀珍心中暗叫苦。

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穆秀珍对那些石窟和死人骨头，烂

铜破铁，可以说是一点兴趣也没有，但人家说自己只要肯去参观，便能感到“无上的荣耀”，那总不能一拧头就走啊。所以她为了礼貌，还不得不装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来，道：“那好极了！”

当她这样回答的时候，她当真恨不得立时在自己屁股上踢上两脚，以惩戒自己的愚蠢！可不是么，外面的阳光是如此可爱，她却要在那么阴森的大建筑物中看死人骨头，穆秀珍并有点恨木兰花派自己来做这样的“苦”差使了。

穆秀珍站在那两个博物院高级职员的后边，机械地走着，点着头，和不时发出赞叹声：这太好了，那个实在太奇妙了。

她本来是个天性极其率直的人，可是这时为了“礼貌”，却不得不讲些违心之言。“礼貌”是不是必要，穆秀珍的心中，实不无怀疑。

博物院的规模十分大，一共有三层高，一层比一层阴沉，到了第三层的时候，眼前又暗了一暗，穆秀珍首先看到走廊上有一列平放着的棺木。

那一列十来口棺木，全是金属铸成的，阴森诡异的气氛，更是浓厚，穆秀珍的精神，也不禁为之一振，望住了那些棺木。

“那全是埃及历史上的名人，”一个博物院的职员拍着那些金属棺说：“如今却是木乃伊了。那是张博士从埃及带回来的。”

穆秀珍“嗯”地一声，她实在想快一些离开这里。

她想，那两个文质彬彬的职员，是不堪一击的，自己如果将他们击昏了过去，那么，便可以一劳永逸，便溜之大吉了。

可是木兰花将会怎样责备自己呢？

她有意出些难题给那两个职员做做，以作报复，她笑着道：“我想看看那具铜棺中的木乃伊，你们能使我如愿么？”

她顺手指着一具上面铸有鹰徽的一具铜棺。

“可以的，当然可以的。”

那两个职员想不到他们的贵宾会对他们所藏的木乃伊有兴趣，大喜过望，连忙合力去抬棺盖，穆秀珍心中，早已打定了主意，等他们抬开棺盖的时候，说什么要怪叫一声，将他们吓个半死，以为是木乃伊复活，谁叫他们对着一块破石头，也讲上半天，说那是什么旧石器时代的打猎工具！

棺盖慢慢地被移开了。

穆秀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发出她那惊人的怪叫。

可是，当她看到棺盖打开之后，铜棺之内的情形时，她已要发出的那一下叫声，却发不出来了，她只是张大了口，呆呆地望着前面。

那两个博物院的职员，移开了棺盖之后，回过头向穆秀珍望来，穆秀珍脸上的神情，先令得他们为之陡的吃了一惊。

而当他们回头再去看那具木乃伊时，怪声尖叫的不是穆秀珍而是他们两个人。穆秀珍实在未曾想到，男人原来也会发出那么尖锐的惊呼声来的！

然而，棺内的情形实在太惊人了，使得穆秀珍也不忍心去讥笑他们两人了。

那十来具金属棺，是放在走廊中，而不是在正式的陈列室中的。走廊的光线异常黑暗，但是眼前的情形，却出奇地恐怖。

不错，铜棺之中，是一具木乃伊。

可是那具木乃伊身上的白布条，却十分松散，十分凌乱，象是在包扎的时候，匆匆忙忙手慌脚乱一样，而更加触目惊心的，则是在白布条上，有着殷红的血渍，点点斑斑，光线虽黑，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那是鲜血，而木乃伊会流血么？

那两个博物院的职员，一面叫着，一面面无人色奔下楼梯去，阴暗而恐怖的走廊中，只剩下了穆秀珍一个人，面对着一具会流血的木乃伊，穆秀珍的心中，也不禁感到一股寒意，她向后退了几步，也准备奔下楼去。

可是，也就在此际，一个人，似乎是突然之间，从黑暗中冒出一样，出现在她的面前，仰起头，向她望了过来。

穆秀珍在陡然之间，看到面前有人，已吓了老大一跳，仓猝之间，向那人看去，一看之下，她突然尖声叫了起来！

她实是无法不尖声叫唤，因为那仰头看她的人，太可怕了，实在太可怕了，那人的顶门光秃，但是在头顶上，却有好几个红疤。

在脸上，那人的左半边脸，拱了起来，成为一个畸形的赭红色的肉瘤，他的左耳，可笑地贴在那个肿瘤之上。而因为左半边脸上，那个赭色怪瘤的关系，那人的五官，便扭曲成一种极其可怕的形状，和普通人五官的安排，完全不同。

他的脖子肿大，在后颈，似乎还有着一大串和葡萄一样，紫红色的赘疣，但由于光线黑暗，穆秀珍已看不清楚了。

而她所能够看清楚的一切，已足够使她发出尖叫声了。

随着穆秀珍的尖叫声，便是一阵脚步声，许多人奔上了楼梯来，站在穆秀珍面前的那个人，却只是眨着眼睛望着穆秀珍，向穆秀珍扬了扬他手中的一块小木牌，木牌上写着“博物院今日暂停开放”几个字，他似乎根本未曾听到穆秀珍

的尖叫。

穆秀珍后退了几步，已镇定了心神，而七八个博物院中的员工，已奔了上来，其中一个挥手令那个丑汉子离去，穆秀珍这才看到那丑汉还是跛子！

“穆小姐，你别害怕，”那职员转过来，“他是博物院中的粗工，又聋又哑，心地很不错，是个可怜人，就是样子难看些。”

“我害怕？”穆秀珍不服气地道：“你们去看看那具会流血的木乃伊，看看谁害怕，那具木乃伊，只怕是复活了！”

几个职员，这时都已看到了那具木乃伊。

有几个大胆的，走向前去，将那具木乃伊拖了出来。

这时，张院长也来了，而十几个女职员，听说三楼出了怪事，吓得集中在一起，缩在楼梯口，既不敢上去看看，也不敢下楼去。

那具木乃伊被人从铜棺中拖出来的时候，便已经使人觉得事情不对头了，因为它竟是软的，而在拖动之间的头上所缠的白布条首先散了开来，先出现头发，再出现一个睁大了眼的人脸，穆秀珍已听得七八个人齐声叫道：“赵建！是他！”

“赵建是谁？”穆秀珍连忙问。

“他是三楼印加帝国古物和埃及古物陈列室的管理员。”张院长回答：“快报警，他被人杀死了。唉，他在这里，那么那具法老王的木乃伊呢？”

张院长在提到失踪的木乃伊时，一脸焦急之情。

穆秀珍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一个人死了，他似乎并不关心，似乎一具木乃伊失踪，比一个人死了，更来得紧张些。

白布条已被全抖开来，赵建的尸体也显露了。

他的身上有五处伤口，前胸的两处伤口是致命的。

穆秀珍伸手在死者的手背上捏了一下，在僵化的程度上，她知道那是今天清晨发生的事情，阴森古老的博物院中，发生了命案，死者被人用白布包着，放在铜棺之中，冒充木乃伊，却被自己无意中发现，谁说逛博物院没有意思？

穆秀珍顿时兴高采烈起来，她神气活现地下命令：先寻找失去的木乃伊！那具木乃伊十分容易，便已经被找到了。

就在旁边的一具铜棺中，塞着两具木乃伊，因为棺盖闩不拢，所以立即被人发现了，本来，有几个人心中颇觉得是木乃伊复活杀人的，这时当然也打消了那种荒诞的念头不提了。

警方的调查人员在十分钟后到达。

穆秀珍指手划脚，讲着如何发现死者的经过，一早到现在她是最高兴了。警探人员听完了穆秀珍的叙述之后，便开始例行的检查，盘问每一个人。当然，住在三楼一间小房间中的那个丑怪的跛足汉子，也是要接受盘问的，当警探听说那丑怪汉子是聋哑人的时候，他们准备去请专家。

可是聋哑专家却没有来到博物院，因为那个聋哑怪人，已经不见了，找遍了整个博物院，也不见那个聋哑怪人的下落！

三楼的一个高级职员被杀，那全聋哑怪人却在露一面之后，便尔失踪，虽然每一个人都说那怪人的心地十分善良，但是杀人的嫌疑，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那个聋哑怪人的身上了。

×

×

×

穆秀珍在中午时分回到家中，她又将自己准备捉弄那两个博物院的职员，却揭发了一宗命案的事情，向木兰花讲了一遍。

穆秀珍的结论也是：一定是那个聋哑怪人杀了人。

木兰花并不立即回答，过了好一会，她才道：“谋杀总不外有两个原因，金钱，仇恨！那聋哑人为什么要杀人呢？”

穆秀珍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心理变态！”

木兰花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你对描写心理变态杀人的侦探小说看得多了，一个心理变态到竟会杀人的人，在平时是绝不会给人以心地善良的感觉的！”

穆秀珍眨着亮晶晶的眼睛道：“那么是谁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，我又不是神仙，”木兰花摊了摊手，“然而我可以知道，那个聋哑怪人，绝对不会是凶手，凶手另有其人。”

“你为什么那样肯定？”

“正如你所说的，凶案是在清晨时分发生的，你想想，那聋哑人要逃，为什么早不逃迟不逃，而要在你们面前露上一面之后才逃走？”

“嗯……嗯……”穆秀珍虽觉得木兰花的分析，无懈可击，但是她却仍然要找话来反驳，“或许他以为人家不会发现尸体。”

“你想可能么？那十来具金属棺，只被放在走廊中，当然是暂时的，它们会在短期内被搬到陈列室中去，而且要打开棺盖，让人参观木乃伊，尸体怎么会不被人家发现的呢？”木兰花微笑着，“好了我们不必再为它伤脑筋了，让给警方来处理好了。”

穆秀珍睁大了眼睛，无话可说了。

“还有，”木兰花向电话指了指，“马超文刚才打电话来找你。”

“这淘气鬼！”穆秀珍骂着，但是却容光焕发地笑了起来，“他找我有什好事。——”她学着马超文的声音：“秀珍，一会没见，想死我了！”

木兰花被她逗得大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有人那么想你，那还不好么？”

“兰花姐，”穆秀珍狡猾地笑着，“我知道有一个人，也在这样想你，可是他碰了一次钉子之后，却再也不敢说了。”

木兰花站了起来，转过身去。

她知道穆秀珍说的是谁。而她的芳心，这时也被穆秀珍的话，弄得紊乱无比，她走到了窗口，站定了怔怔地望着窗外。

“兰花姐，”穆秀珍跳到了她的身后，“你是不是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他？如果是的，你对我讲，我去警告他，不就行了。”

木兰花仍然默不出声。

电话铃在这时候，突然响了起来。

“快去听电话罢，”木兰花推了推穆秀珍，“你的超文又打电话来了。”

穆秀珍红着脸，没好气地拿起电话来，叫道：“淘气鬼！你作什么？科学家那么辛苦发明了电话，是给你作这种用途的么？”

她一面向电话斥责，一面望着木兰花点头，表示她绝不希罕马超文的电话。可是，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却令得她怔住了。

那不是马超文的声音，而是高翔！

“秀珍，是你？你吃了火药么？”

穆秀珍吐了吐舌头，道：“对不起，原来是你，累你捱了

一场骂，天地良心，我绝不是想骂你的，你有什么事情？”

“秀珍，你在博物院中发现那宗凶案时，是什么时候？”高翔的声音十分严肃，象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一样。

“十点零五分。”

“后来，你又见到了那个跛足、畸形的聋哑工人？”

“是的，我说他是凶手，兰花姐说不是。”

“他……恐怕不会是凶手……”高翔的话十分迟疑。

“你究竟想说什么，快些说吧。”

“我说你当时会不会眼花？”

“胡说，我怎么会眼花？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到他的，那家伙还当我是闯进博物院去的人，举着一块木牌，木牌上写着‘今天暂停开放’的字样，要我赶快离开。”穆秀珍一口气讲着：“我难道连这些全会看错，那太笑话了！”

“那么你看到的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高翔，你平时也不是不爽快的人，今天怎么哩？”

“我很难向你解释警方已找到了那聋哑人。”

“好啊，你们向他问口供就是了。”

“他已经不会回答了——我是说，他已经死了，而经过几个著名的法医的鉴定，都证明那聋哑畸形人，是死于窒息，他是死在昨天晚上，午夜左右的时候的。”

当穆秀珍听到了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她手中所握的电话筒，变得象一块冰一样，一股寒意，迅速传遍了她的全身。

她机伶伶地震了一震，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所见到的，竟是……竟是……”她鼓足了勇气，可是也无法说出下面一个字来。

那边的高翔，却老实不客气地将那个字讲了出来：“秀珍，

你在上午十时左右看到的那个，可能是鬼！”

“鬼！”穆秀珍又震了一震，“别胡说！”

“什么鬼？”木兰花也奇怪了起来。

“你自己来听吧！”看穆秀珍的神情，似乎电话听筒就是鬼一样，话一讲完，便放下了听筒，急急地逃了开去。

在电话的听筒中，传出高翔的笑声来。

“我是兰花，你用鬼在吓秀珍？”

“倒不完全是吓她，”高翔止住了笑声，“事情的确十分怪，秀珍在发现凶案之后，见到的那个怪人，早在昨晚便被人扼死了。”

“喔，那么秀珍见到的是……”

“兰花姐，”穆秀珍慌忙摇手，“别说我见到了鬼！”

木兰花不禁好笑，故意反问道：“那么你见到的又是什么？”

穆秀珍瞪大了眼，讲不出来。

“兰花，”高翔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这件事看来十分蹊跷，调查谋杀部的人员，想秀珍来认一认那个聋哑人，又怕请不动她的大驾，所以才叫我打电话来的，你们肯来么？”

“她一个人来就行了。”木兰花淡然回答。

“事情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——”高翔连忙道：“那便是——”

可是木兰花不等他讲完，便已道：“我一定让秀珍立刻就来，你等着在门口接她好了，可别再用鬼吓她，说也奇怪，她天不怕地不怕，可就有些怕鬼。”

“谁说我怕鬼？”穆秀珍不服气。

“我看你说不怎么敢去看那个聋哑怪人的尸体，”木兰花

放下了电话，“怎么样，如果你不敢去的话，我就回绝高翔了。”

“谁说我不敢！”

电话刚一放下，又响了起来，木兰花拿起了电话来，是马超文的声音，道：“秀珍，秀珍，你有空么？”穆秀珍一把抢过了电话。“我没有空！”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要去看死人，去看一个鬼！”

穆秀珍的回答，令得马超文好半晌讲不出话来，而穆秀珍则早已“拍”地一声，放下了电话，向外面冲了出去。

木兰花望着穆秀珍的背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她想要尽量和高翔疏远些——究竟为什么要那样，连木兰花自己也不太明白，感情本来就是极其奇怪的一件事。

所以，她虽然觉得事情十分奇怪，但也没有听高翔在电话之中，继续将事情讲下去，那也就是说，她完全不想理这件事。

但是对于奇怪的事她却总不免要思索一下的。

这时，她一个人静坐着，便是在想着那一系列的事。

不到十分钟，她已归纳出几个可疑之点来！

一、一个博物院职员，为什么使人要谋杀他？

二、那个丑怪的怪人，为何在午夜死去，在上午又露面？

三、死尸被放在棺中，又用白布包扎，似乎有意要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木兰花深信这三个疑点，是凶案的关键。

她自己对这件案并没有兴趣，但是她看得出穆秀珍的兴趣十分浓厚，她心想让穆秀珍去单独锻炼一下，也是好的。

木兰花准备将自己归纳出的三个疑点，供给穆秀珍，让

她去动动脑筋。

不到一小时，穆秀珍便回来了。

她是一个人去的，可是回来的时候，高翔却陪着她。

“兰花姐，”穆秀珍才一进门，便尖声道：“真是他，真是他！”

“真是谁？”

“那个怪人……我看了一眼，便绝不会忘记他的，我看到过他，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早就应该死了，应该是不会动的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——”木兰花笑了一笑，说：“你见到了——”

“见到了鬼！”穆秀珍一本正经地吐了吐舌头说。

“你相信有鬼么？”

“不相信也不行啊，我见到了它嘛，”穆秀珍哭丧着脸，“而且博物院还有四个职员，也见到他的，他们吓得面青唇白，真好笑。”

“秀珍，你自己的面色，也不见得好看呢！”木兰花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这就是你要高翔陪着回来的原因么？”

“当然嘛！”穆秀珍大声抗议。

“还说不怕，”高翔羞她，“你不是说过，如果开车开到一半，他忽然在你身边出现，你就受不了么？现在又来口硬！”穆秀珍红着脸，道：“说了又怎样，你受得了么？”

“好了，秀珍”木兰花抓到了她的手，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所见到的绝不是鬼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经过化装的人，你见到的那个人，倒极有可能是凶手，可惜当时谁也未曾想到，所以才被他从容溜走了，这样的解释，你满意了么？”

“可是，我见到的，和那个死了的……”

“走廊中的光线很黑，而且那个丑汉的特征太多了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装成他的模样，我看这是一件蓄谋已久的案件，高翔，警方可知为什么会发生这件凶案的么？”木兰花转过头去，向正在出神的高翔问道。

“噢，刚才我想在电话中告诉你的。”高翔道：“在博物院三楼，印加帝国古物陈列室中，一幅古印帝国的织锦失踪了。”

“一幅织锦？”

“是的，一幅羊毛编织成的织锦，上面全是图案，颜色鲜艳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，是印加帝国全盛时的物件。”高翔回答着。

“这幅织锦的价值是多少？”

那很难估计，”高翔来回走着，“据张博士说，这种织锦，世界各地的博物院中，收藏的很多，但本市博物院中的这一幅，面积却相当大，编织的图案也十分精巧，这类东西，私人收藏绝无所闻，偷了来如果卖给博物院的话，来源也极易发觉，所以，杀了两个人，偷这样一幅织锦的，那是个笨贼。”

“表面上看来，的确如此。”木兰花应道。

“你是说，其中另有曲折？”

木兰花沉忍着，并不立即回答，过了好一会，她才道：“我想是的，印加帝国的本身，就是一个谜，你自然知道了的。”

“是的，它是南美洲的一个大帝国，但在突然之间灭亡了，历史学家至今还未曾找到这样庞大的帝国，何以会突然灭亡的谜。”

“这幅织锦，可有图片么？”木兰花已忘记了刚才自己的决心，她是经不起稀奇古怪的事情的引诱，就象穆秀珍虽然嚷着怕肥，但是却从来也经不起栗子蛋糕的引诱一样。她已

准备研究一下这件事情了。

“有的，有的。”高翔十分高兴。

“请你派人取来让我看看，”木兰花站了起来，“我绝不是插手管这事，只见对那幅失窃了的织锦觉得兴趣而已。”

高翔笑道：“那已经够了。”

他告辞而去，木兰花只是缓缓地踱着步，半小时后，高翔的电话来了，他的声音十分急促：“兰花，事情又有变化了，那幅织锦的描本和照片，本来是放在博物院三楼的资料室中的，但是等我去找时，却已发现不在了，失踪了！”

“嗯，”木兰花沉着地应着，说：“还发现了什么？”

“到现在为止，还不曾，兰花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？”

“很难说，印加人是自古以来，使用黄金最多的民族，或许在这幅织锦之中，有着指示如何去发掘大量藏金的线索呢？”木兰花笑着说：“黄金是最诱人犯罪的东西了！”

“张院长说，这幅织锦，是他在秘鲁探险的时候发现的，上面的图案，他还可以记得——”高翔才说到这里，木兰花陡在问：“你在那里？”

“我已回警局了。”高翔愕然。

“快，快派人去保护张院长！”

“张院长？”高翔惊愕地问：“怎么，有人要谋害他？”

“你看不出来么？有人处心积虑地要盗窃那幅织锦，因之谋害了两个人，而且，有关的资料也被人盗走了，那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是不想人知道这幅织锦的图案！”

“是啊，张院长他说记得的，我想你一定请他就记忆所及，将这幅织锦的图案画出来，是不是？”木兰花连声逼问。